

古宅

梦雨飞鸿◎著
GU ZHAI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梦雨飞鸿，男，早年入伍，退役后进入铁路工作，先后做过建筑工人、货运员、机关管理员等，现为某铁路经营公司管理干部。曾长期从事通讯报道工作，在报刊上发表过数十篇短篇小说以及其他文学作品。《古宅》为作者的首部长篇小说。

监 制：江 淳 彭庆国

项目策划：杨 冰 郑 洁

责任编辑：杨 冰 郑 洁

美术编辑：王 霞

封面设计：视觉传达
010-51264077

投稿邮箱：ybtilly@hotmail.com

zhengjie218@hotmail.com

Q Q: 81392923 328862316

邮购热线：(0771) 5523558 5523667 5523768

第十一章

财宝传说 /46

第十二章

心有灵犀 /51

第十三章

梅老太太 /55

第十四章

疑案 /59

第十五章

考证 /64

第十六章

别有用心 /69

第十七章

不翼而飞的尸体 /73

第十八章

楼梯之谜 /78

第十九章

地道 /84

第二十章

包工头失踪 /90

第二十一章

卜氏姐妹 /94

第二十二章

调查 /100

第二十三章

甘家后代 /105

第二十四章

赝品 /111

第二十五章

消失的李怀远 /118

第二十六章

残片 /124

第二十七章

鬼宅揭秘 /128

第二十八章

梅大夫 /132

第二十九章

迷局 /136

第三十章

小保姆秋荷 /140

第三十一章

玉鹰被窃 /144

第三十二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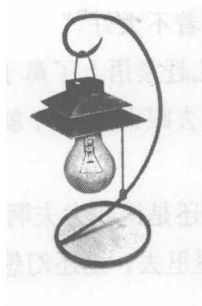
联手 /148

第三十三章

吴延禄的故事 /153

第三十四章

月黑风高夜 /158



第一章 楔子

久旱的鲁北平原突降大雨，自午后一直下到天黑。

吴家大院的天井里积满了水。丫鬟桃子蹚着没过脚面的污水跑进了太太卜氏的房间。

“太太，太太，三姨太她、她、她怕是不行了。”桃子惊惶失措地叫着，脸上还有没干的泪痕。

卜氏正斜躺在炕上抽水烟，连身子也没动，只是抬抬眼皮说：“胡说，早上还好好的，还过来请安，怎么就不行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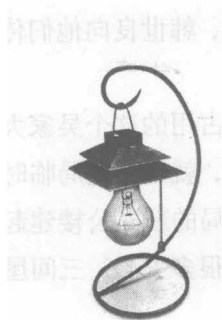
“真的。三姨太从中午开始就上吐下泻，一个下午泻了十几次，人都虚脱变形了。是不是赶紧请大夫啊？”

卜氏说：“天黑雨大，大夫怎么来得了？不就是拉肚子嘛，煎点黄连水给她喝。”她回身对自己的丫鬟榛儿交代：“你跟过去看看。”

说完，卜氏又咕噜咕噜抽着烟，不理桃子了。

桃子只好快快而出，榛儿跟在她的后面。

还没走到西厢房门口呢，榛儿就听到了屋里传来一阵阵高高低低的呻吟，还夹杂着压抑的饮泣声。她悄悄问桃子：“到底怎么样啊？不会有什么大



第二章 神秘的吴家大院

八十多年后。

文化馆馆长韩世良从局里开会回来，一脸的不高兴，以至于门卫小筒子恭敬地跟他打招呼，他都没有听见。

小筒子一直跟着他到办公室门口，韩世良开门的时候才看到小筒子。

“什么事？”韩世良问。

小筒子赔笑着把手里的一个大口瓶子举了一下，说：“你叫我买的蝎子，我买回来了。”

韩世良看了一下，问：“这么点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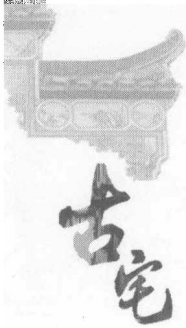
“还有啊，在我床底下放着。”

“快弄走，小心别跑出来。”韩世良交代说，“你先放到汽修厂那里，让刘厂长给我喂着。我现在没功夫拾掇它们。”

韩世良说的汽修厂就是位于文化馆北面的恒发汽车修理厂。因为是邻居，所以两个单位常打交道，韩世良和那刘厂长也就成了朋友。

小筒子连连点头，刚转身要走，韩世良又吩咐：“你去通知一下，让各室的主任来开会，快点啊。”

很快，文化馆图书室、群众艺术室、民间文艺



研究室、书画室等几个室的主任都来到了馆长办公室，韩世良向他们传达了上级文化局的一项决定。

这个决定很简单也很复杂。说简单，就是文化馆占用的这个吴家大院老主人回来了，文化局让他们把院子腾出来；说复杂，就是文化局临时给他们腾了三间房子，让他们搬过去凑合一下，等文化局的新办公楼建起来了，另外再给他们找地方。文化馆二十来个人，还有很多家当，三间屋子实在是安排不下。

几个主任一听，马上七嘴八舌议论起来。

先是矮瘦的孙主任说：“我记得吴家传到吴延福就断根了，哪来的什么后人，不会是冒名顶替吧？”

韩世良说：“吴延福没有子孙，可有侄子啊。来要房子的这个吴道宏，就是他的侄孙。”

提起吴道宏，在座的好多人都知道，他是在齐渊投资最多的外商。人家都说他是“南洋巨商”，怎么忽然在乎起这个破院子来了？大家都想不明白。

头发花白的民间艺术研究室主任王武佑有了别的疑问：“不对啊，这个院子早年是当伪产没收的，按说吴家不能往回要。”

年轻的马主任问：“什么叫伪产啊？”

王主任解释：“吴家当年把这院子卖给了萧家。萧家后人萧子敬当了汉奸，抗战胜利以后，当时的政府就把这院子当成敌伪财产没收了。所以这房子跟吴家没有任何关系。馆长你怎么不跟局里争一争呢？”

韩世良说：“我难道还不如你清楚？问题是吴道宏名气大，连市长都对他另眼相看。人家来投资，就提了这么一个小条件，你说市里能不答应？”

小马忽然想起一件事：“按照市里的远景发展规划，这里以后还要拆除的呀！吴家难道不知道？”

韩世良说：“吴家当然知道，并且还表态了，政府何时征用，他们马上就无偿交还。我也为这事郁闷呢。大概有钱人要的是衣锦还乡的荣耀，新鲜够了以后管它拆不拆呢。”

王主任摇头：“按说这么个破院子，以前还死过那么多人，不吉利，咱们真没什么可留恋的。问题是就给三间房子，这也太不拿咱们当回事了。他



直没有正经维修这座院子，院子看起来有些破败。

前院的西北角，紧靠正屋的西面，有一个门洞通后院。门洞是砖砌的，上面有飞檐，明显是清代普通民居的建筑风格。这里原来有个门，文化馆嫌来往不方便就给拆了，刚刚才修复。

后院北面有三间屋子，矮小陈旧而且潮湿，因此，一直被闲置着。东面是一座精巧的两层木质结构小楼。小楼盖的年代虽稍晚一些，但也有七八十年的历史了，而且因为年久失修，楼梯、地板磨损严重，所以走在上面吱吱呀呀响个不停。

韩世良对吴甘来说：“别的房子都搬空了，而且已经按照你们的要求进行了简单的粉刷装修，今天就可以交钥匙。只是前院那个西厢房是我们馆的仓库，里面满是东西，暂时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存放，所以先借用一下，以后再搬走，不知吴先生是否可以通融？”

吴甘来愣了一下，问道：“那，馆长准备何时腾出来呢？十天可以吗？”

韩世良迟疑：“十天太紧张了吧。其实吴先生你家好像没多少人，占这点房子不会给你造成什么不方便。”

一听韩世良这样的措辞吴甘来不高兴了，他冷冷地说：“这是私人住所，你们长期占着不合适吧。而且我们吴家是大家族，以后很多人都要来拜访祖宅，地方小了不够住。所以还是请馆长尽快搬走，最多半个月。”

经过讨价还价，最后韩世良答应一个月之内一定把房子腾出来。但是除了西厢房，他还要借用一个“闲地儿”。

他领吴甘来走进了后院的小楼。

小楼已经十分古旧，不过基本构件还算完好。虽然楼道里那些很小的木格子窗户都镶上了玻璃，但是因为采光不足，就是白天进去也显得黑乎乎的。韩世良走到东头的拐角，拉亮头顶的一盏电灯，吴甘来才看到那里有个小门，门边一块白色木牌上写着“民俗展室”几个黑字。

门后是一个向下的台阶，下去就是一间地下室，当地把凡是建在地面以下的空间都叫地窖。尽管这个地窖有二十多平方米，但称为展室还是有点不伦不类。

地窖很低，身高一米七五左右的韩世良进去还需要稍稍低头。他开了壁灯，吴甘来才看清了里面的情况。

这个地下室挺简陋的，上面是木顶，下面是黑砖铺地，四面墙都是条石或者方石垒就，外面抹了一层石灰。尽管常年不见天日，里面却并不潮湿。

地窖南面，有一个一尺来高的木质条案，上面摆放着旧式的独轮车、木犁、辘轳、纺车、连枷等等。北面的墙根有个黑漆的橱子，橱门大开，里面是雕印年画的木版、大小不一的布老虎、旧式衣帽、手工绣花鞋等。中间靠东墙有四根木柱，木柱的中间是两台怪模怪样的机器。

“这、这是什么？”吴甘来指着那两台机器奇怪地问。

“这是织布机，是萧家留下来的，起码有一百二十年历史了。这些都是民俗文物。我们现在也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存放，再说这机器是固定的，一转移就可能造成损坏，所以只得暂时存放在这里。”

吴甘来有些生气，但还是隐忍着说：“好吧，也是一个月为限，限期内必须搬走。再说，你要办展览什么的也得找个正经地方，你放这里有什么用？你看这上头灰尘这么厚，不知多少年没人来看过了。”

韩世良瞪着吴甘来直喘粗气，吴甘来装作看不见。韩世良只好说：“行，到时我搬就是。不过我先说明白，这个地窖年代久远，上面的顶儿已经不结实，现在这织布机的架子还起点支撑作用，一拆走这地窖闹不好就塌了。”

“那我不管，你拆了它，你得另外想办法给我支撑上，你给我弄塌了算怎么回事？”

韩世良恨得想把吴甘来掐死，不过说出话来还是十分宽容：“跟你开玩笑呢，吴老板，到时候我全给你拾掇好就是。”

他们正说着，忽然上面有人喊，说是送来了家具和炊具，要吴甘来去验收。

吴甘来走后，韩世良像是遇到了什么天大的难题，在那个狭窄的地窖里走来走去。越转悠越是着急，他恼羞成怒地顺手抄起那民俗展台上一把打铁用的铁锤，朝着那织布机的立柱狠狠敲了一下，也不管那是不是文物了。

韩世良扔下锤子想往外走，走了两步听到身后好像有动静，吓得他赶紧回头，却什么也没有。他慢慢走回到织布机的旁边，摸摸、看看、听听、摇摇那个柱子，回头又拿起锤子由轻而重地敲击柱子。这个时候，奇迹出



现了。

在锤子的敲击下，立柱下面的黑砖活动起来，与此同时，紧挨立柱的墙根上的一块石板也出现了缝隙。

韩世良把那活动的黑砖撬起来，仔细观察了半天，终于发现了机关。

他找来那个农民打场用的连枷，插入立柱与织布机脚踏板之间的缝隙，用力撬动，只见那块石板向里面歪陷进去，露出了一个脸盆大小的黑洞！他再反方向撬动，那石板又慢慢转回来，刚好把那洞口堵上。

韩世良目瞪口呆！

在文化馆待了这么多年，他一直都不知道这里还存在着一个如此奇巧的机关。

细细回想，他有点明白了。这个小楼是萧家修的，那个时代军阀混战、天下大乱，西面山里还有土匪活动，萧家在盖楼的时候为防万一，设计了这样的一个暗道也在情理之中。

韩世良呆愣片刻，反身回到院子里。看见吴甘来正指挥工人安装煤气灶，忙得不亦乐乎，他便找了一支手电筒，又重新回到地窖里，从里面把门插好，就过去研究那个地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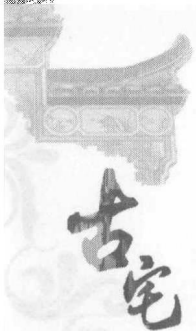
韩世良把洞口反复打开、关上几次，初步弄清了它的构造，就小心翼翼地钻了进去。

洞口很小，他先伸进一条腿，踏到硬地上，感觉站稳了，挪进半个屁股，再把腰身缩进去，最后挪进去另外的一条腿。全身进去以后，他把身后的石板重新掩上。

洞里空间不大，韩世良个子又比较高，他只能局促、别扭地低着头屈着身子。他用手电四下照了照，这才看到东面修有两级台阶。他试探着一步一步挪下去，看清了下面是条很窄的地下通道，位置应该是在楼房基础的外侧，可以肯定的是盖楼的时候有意留下来的。通道的两边凹凸不平，脚下因为潮湿显得很滑腻。韩世良弓腰低头，小心翼翼摸索着朝前走，走了有三十来米的样子，前面没有路了，迎面堵着几块大石头。

韩世良关上手电，凑到那些石头前面细细观察，发现有几缕光线从石头缝里透进来。同时他听到了汽车的鸣笛声和潺潺的流水声，他明白了。

这确实是一条不为人知的秘道。它的出口位置应该在吴家大院和与它



小筒子虽然不大精明，但“主仆之分”还是知道的，因此就嬉皮笑脸地说：“我不是不开门，是因为那地窖的石缝里有蝎子，万一蜇了人我可担待不起。”

“你少啰嗦，你到底开不开？”吴子英不耐烦了。

“开开开。不过你先等等，那是文化馆的地界，我总得问问馆长吧。”小筒子磨磨蹭蹭地去打电话，吴子英看到吴子阳和叶初春又跑去“参观”北屋的正房了，就狠狠瞪了小筒子一眼，说了一句“没见过你这样的”，转身走了。

晚上吃饭的时候，人都到齐了。

正儿八经的主人只有两个，就是吴甘来和他女儿吴子英。吴子阳只认识他俩，吴甘来的表姐梁廷影、梁廷影的儿子徐元梦，他都是第一次见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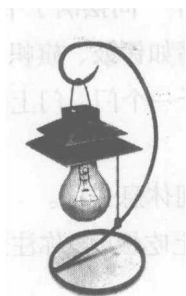
梁廷影是个五十来岁的妇女，高高的个头，长得挺丰满，打扮也挺时尚。听吴甘来介绍说梁廷影曾经是个机关职员，现在已经内退。她的儿子徐元梦三十岁左右，白白瘦瘦，戴副眼镜，看上去文质彬彬，不过却开朗乐观，能说会道。叶初春看徐元梦老是想跟吴子英套近乎，吴子英却有些淡淡的樣子，不大爱理他。

吴子阳悄悄告诉叶初春，这个徐元梦就是专程来相亲的，相的就是吴子英。介绍人是梁廷影。

吴子英今年二十九岁，圆圆的一张脸，细眉细眼，长相还说得过去。她以前谈朋友的时候因为高不成低不就，所以一直拖到现在没结婚。那么徐元梦是因为什么呢？听说他是医院的药剂师，工作应该不错，收入也应该不低，他怎么也拖到了现在呢？叶初春老是在想这个问题，连吴子阳跟她说话，她都答非所问。

晚饭的气氛很好，吃得很舒服，喝得也很尽兴，在座的人心情都不错。他们当然不会想到，这是他们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在和谐安宁的气氛中共进晚餐。

可怕的事情当晚就发生了。



第四章 夜半惊魂

因为听传闻说吴家大院以前死人都死在前院，所以大家都不愿意住那，只有吴甘来和徐元梦不在乎。吴甘来选择了条件最好的正房东屋，徐元梦就老实不客气地占了整个东厢房。前院还有一个人，就是住在门口原来那个值班室里的小筒子。厨师老康和小保姆秋荷家是本地的，不在院子里住。

吴甘来临睡前，带着徐元梦到院子查看了一番。后院的院墙很高，有两米半以上，墙顶还插了很多碎玻璃，比较安全。前院只有南厢房的西面有不长的一段围墙，那墙有点残破，而且也不太高，爬上去并不费事。不过那里有盏墙灯，而且值班室离得也很近，看来只要把院子大门关好，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。

走过西厢房的时候，徐元梦问这个屋子是怎么回事，为什么文化馆还占着不交？吴甘来给他做了解释，徐元梦就有些好奇地凑到窗户前，拿手电筒朝那屋子里照。

整个院子，只有西厢房的窗户还是那种老式的木头框。上面是细密的窗格，下面有两块玻璃，玻璃上有些裂缝，用胶带贴着。

“鬼！鬼！外面院子里有鬼！”

吴子阳哈哈一笑，逗着她说：“就是嘛，这院子里到处是鬼，鬼能变形，顺门缝就钻进来了。你快在我这里睡吧……”

叶初春一下捂住了他的嘴：“别吭声，你看看，院子里真有东西。”

吴子阳感到了叶初春小手的冰凉和身体的颤抖，这才知道她不是在跟他开玩笑。

“在、在、在哪？”吴子阳透过楼门上的玻璃飞快往院子瞄了一眼，又赶紧转回头，他也有点心虚。

“就在院子里，西墙根，好吓人啊。你屋里有窗帘看不见，我走到楼梯口，从二楼的窗户看到的。吓死我了。”

“你肯定眼花了。哪有鬼啊，我、我、我不信，我看看。”

吴子阳搂着叶初春后退一步，然后慢慢伸长脖子朝外面看，看到院子的时候，他的眼睛一下瞪得滚圆。

院子的西墙根果然有一个黑影子在晃荡。如果要用个什么准确的词来形容那个影子，唯一合适的词只能是：“鬼”。

院子里没有照明，今晚又是阴天，所以外面黑乎乎的。

那个影子比夜色要亮一些，有一两米高，之所以有这样的大小差别，是因为它忽大忽小，飘忽不定；影子的边缘不清楚，整个影子也有些模糊，但是能感到那是个女人。她似乎穿了一件长袍，身材瘦削，披头散发，两手垂着，就那么飘来荡去。

叶初春紧紧抓住吴子阳，悄悄探头，再次清晰地看到了那个怪物，她更害怕了，把头埋进吴子阳胸前不敢再看。

吴子阳的心脏也是怦怦直跳，但是他必须在叶初春面前装硬汉。他说：“你别怕，鬼是绝对没有的，也许哪个小孩在玩什么恶作剧呢，我出去看看。”

叶初春拉住他说：“别呀，万一真是鬼呢？”

“男子汉大丈夫，真是鬼，我也不怕。”吴子阳壮着胆子拉开插销，很快把门一拉，冲那鬼影子叫道：“谁？干什么呢！”

鬼影子一闪不见了。吴子阳探头出去四下看看，院子里静悄悄的，只有一阵风吹过外面的树梢，传来刷拉刷拉的声音。



吴子阳关上楼门，对叶初春说：“没事了，也许是楼外面的灯影反射进来造成的。我送你上楼睡觉吧。”

他俩刚往楼梯上走了几步，叶初春一回头，忽然又尖叫了一声。

那个黑影子又在院子里出现了，这会儿显得更加清晰恐怖。

吴子阳扶叶初春从楼梯上下来，他还要开门去看，叶初春却紧紧拉住他不放手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他们又听到了一阵奇怪的声响。

两人一下子都不动了，侧耳静听，那声音好像就出自楼下的东墙根。声音很怪，好像是一个人在私语，又像是女人在哭泣，还像阵风刮过树梢的嘶鸣。

叶初春的头皮都痒了，她把吴子阳拖进屋子，说什么也不让他再出门。

吴子阳要用手机报警，想了想没敢轻举妄动。报警说什么？总不能说院子里有鬼吧？警察真来了什么也找不到，那岂不是闹了大笑话。

吴子阳也不敢再去看那鬼影子，他找出一个MP3，用耳塞把叶初春的耳朵堵上，他自己也用纸巾把耳朵塞上，抱着叶初春蜷缩在毛巾被里。正所谓“眼不见心不怕”，不知什么时候，两人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。

就在吴子阳和叶初春堵上耳朵睡着不久，楼上也出事了！可是他俩什么也没听见。

凌晨两点多钟的时候，吴子英起身上厕所。

她住在中间的那个房间。卫生间在楼的最北头，里外两间。里间有两个被木板隔断的蹲式便池，一个长条形带台阶的小便池，外间是个白瓷的洗手盆。

吴子英睡眼惺忪地走进里间，拉开电灯开关，刚要举步，却猛然像被使了定身法一样钉在了那里！

只见那瓷砖贴面的东墙上，赫然一个醒目的血手印。而且那血好像是新鲜的，正滴滴答答地向下流淌着。

吴子英呆了足有三秒钟，这才惊叫起来，转身逃了出去。

她已经失去了辨别方向的能力，出门向北，发现那是山墙，赶紧转身，身上的睡衣又被墙边的暖气阀门挂住。吴子英用力一挣，嘶的一声把睡衣拽开了一个大口子，她就穿着那破烂睡衣，披头散发、惶恐万状地撞进了



见徐大哥如此热情，小简子也就不客气了，一屁股坐下像模像样地吃喝起来。

徐元梦问他：“以前的时候，这院子晚上一直没人住吗？”

小简子的脑袋摇得像拨浪鼓：“这院子经常闹鬼，夏边县里无人不知，谁敢在这儿住，那不是‘愣周’嘛。”

“那你怎么不怕呢？”

“谁说我不怕？我在门口住，闹鬼都是在里面。我到时候把门一关，开大了收音机听戏，听着听着就睡了。晚上撒尿我都不出去，就撒在脸盆里。”

徐元梦直摇手，不让他再说撒尿一类的事情，转了话题问：“我怎么听说去年还有个女的住在这院子呢？”

“对对，你也知道啊。那是李姐，你别说，人家就是胆子大，不害怕。不过她住的时候，那个小楼就闹过鬼，说出来吓死你。”

“你说说，是怎么个闹法？”徐元梦很有兴趣地问。

小简子说：“李姐家是湖车镇上的，唱谭秧调子唱得挺好，韩馆长就把她要来了，在群艺室。湖车镇离县城很远，上下班不方便，所以她就住这。你想啊，她一个女的，自个儿住这多危险，我晚上就经常去后院看看。那天是个阴天，都晚上十点多了，我去后院巡逻，刚进后门，就见小楼门口有个鬼影子。哎呀，太吓人了，那个鬼……”

小简子忽然不说了，他的脸朝向外面的院子，一下子满是惊恐的表情。

徐元梦随他的眼光往外一看，只见暮色苍茫中，一道黑色的“人影”在院子外晃了一下，滑过了院子，滑向了后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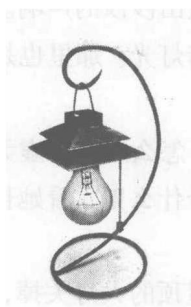
这个“人影”之所以要打上引号，是因为那不可能是个人，因为它不是走，它是在飘。那应该是个女人的影子，因为影子后面是迎风披散的长发。

“妈呀，鬼！”小简子怪叫一声，扔下筷子就跑出了屋子。紧接着他把那个值班室的门重重关上，里面马上传出了收音机巨大的声响。

徐元梦伸手压住自己的心脏，感到额头上冒出了冷汗。

他看得很清楚，那确实是个女人的影像，而且极具立体感。用他脑子里的科学常识，解释不了这个突然出现的怪现象。

过了一会儿，院子里再也没其他动静。徐元梦壮着胆子开门出去一看，



第七章 徐元梦之死

徐元梦轻轻走上西厢房的台阶，一点一点地靠近那几扇窗户。

他最先查看的是最北面的那间，那是书库。他一边拿手电筒照着，一边把脸紧贴在玻璃上朝里面张望。窗户上的玻璃很脏，手电筒光照进去有点模糊不清。他上下晃动着手电筒，看了天棚、地板还有那一排一排的书架，没有发现任何异样。

他又挪向中间的那间。也就是那个带门的明间，里面摆着一张八仙桌和几把椅子，周围是些铁锹、扫把、水桶、水缸，以及废旧的窗扇、门板等等。他照了半天，也没看到什么不正常。徐元梦的胆子壮了起来，他朝那扇油漆剥落的木门狠踢一脚，骂道：“什么狗屁东西，敢来吓唬老子。”

屋内一点动静也没有，徐元梦又从门上玻璃往里照，刚才看到的亮光不见了，那雾气也看不出来了。

徐元梦冷笑一声：“还用烧什么香，老子一脚就把它们吓住了。”

徐元梦本来想转身离开，却想到还有最南边的那个屋子没看。那个屋子里东西堆得满满的，鬼应该不住那里，那里也太挤了呀。

徐元梦一边笑着自己的“幽默”，一边趴到那屋子的窗台上，举起手电筒往屋子里照着。

突然，一道白光在屋内闪过，紧接着一声无比凄厉的惨叫响起，一个披头散发的吊死鬼出现在了徐元梦的眼前！

那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妇人，浑身血肉模糊，惨白的脸上如同抹了石灰，鲜红的血从她那黑窟窿一般的双眼中不停地往外冒……

徐元梦的心就像被什么东西一下子紧紧攥住，疼得他全身都开始扭曲。他惊恐万状地向后退了一步，却又发现刚才还紧锁的屋门竟然吱吱呀呀地慢慢敞开，一双已经霉烂并且长满绿毛的手从门缝里伸了出来。

徐元梦大张着嘴，吃力地呼吸着，仓皇后退。他忘记了身后的台阶，一脚踏空，从上面直挺挺地摔了下来。他的后脑重重地撞在坚硬的石板上，一片鲜血很快蔓延开来。

几分钟后，吴子英从外面回来，一进院子就在收音机的音乐声中听到了混杂其中的痛苦呻吟。紧接着，吴子英看到了倒卧在地的徐元梦，就赶紧过去扶他，闻到他身上强烈的酒气，不住地抱怨：“你看你，喝这么多干什么啊？”

徐元梦哆哆嗦嗦地举起一只手，指向了西厢房。吴子英这才看到他手上竟然沾满了鲜血。

吴子英刚刚惊呼了一声，徐元梦的手就陡然垂下。

门卫室收音机里的歌曲声更加响亮了。

火车进站的一瞬间，吴子阳做出了最后的决定。

他对叶初春说：“叶子，实在对不起。我想来想去，还是不能就这样走了。你一个人先回去吧，我得跟我二叔在一起，我得把吴家大院发生的这些怪事查明白。”

叶初春看着他问：“为什么？那里的事情跟我们有关系吗？”

“有，而且关系重大。”吴子阳严肃地说，“首先，我不能扔下我二叔临阵脱逃；其次，这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妖魔鬼怪，吴家大院的确有鬼，可是我敢肯定，那一定是披着鬼皮的坏人。他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装神弄鬼，也许就是要把我们都吓跑，我决不能让他得逞！”

叶初春说：“既然是坏人，那也许他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。你不怕成为